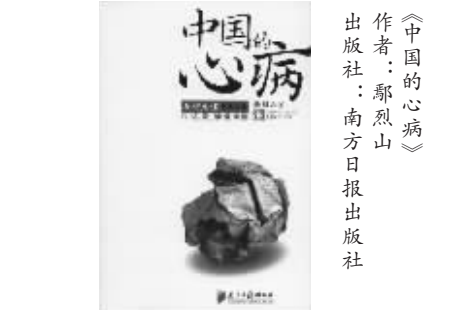




《中国的心病》
作者：何烈山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不让子民长大

小时候渴望长大，一可以让爸妈过上好日子，二可不受野孩子欺负，三是成人可以不被人管教。等到长大了，大到这把年纪，才知道当年的我好像好天真。庄子说得“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的“逍遥游”只是梦境。

今天我们仍然被没有皇帝的“君臣大义”笼罩着，我们的“公民”社会建设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前些年，我们很多官员喜欢被称为“父母官”。大约是自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官员们不好意思以“父母官”自居了。但如今一些官员们最惬意的是，被人们特别是部下奉承为“老板”：一来他是“拍板”的，有一锤定音的权威感；二来你们都是给他“打工”的，贫富贵贱取决于他的好恶。也有官员，在一定的圈子里喜欢被人称为“老大”，自称则是“大哥我”，将人当成《西游记》里妖怪口中的“孩儿们”。他们总把人民群众当“子民”，当长不大的孩子管教，实际上是根本不愿民众“长大”。

比如四川宜宾南溪县有个网民杨友军(化名)在家下载了“色情”图片，一没以此谋利，二没有传播，却遭网警进驻搜查，被罚款3000元(月收入3倍)；据说，这还是进步了的，6年前当地有两个网民，因在家“浏览黄色网站”还被抓过。

长大成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了独立人格，可以平等地行使公民权，有了对自己言行负责的“行为能力”，除了法律的约束不用谁来监护监管了。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迷恋权势者巴不得他的子民永远长不大，这样才永远离不开他的领导和管治。

可叹的是，专权思维至今阴魂不散，如厉鬼纠缠着当下的许多官员。莫说这样做是为了群众好，祝英台她爹妈逼她嫁马太守家，倒是自认为代表了祝英台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呢。



《抹黄》
作者：观清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抹黄》对我来说，是一部忏悔之作，反思之作。2006年夏天，我编发了一篇名为《榜上两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的亨通仕途》的纪实文章，报道的是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与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和副省长王怀忠生活糜烂的故事。

文章刊发后，已在狱中的尚军以侵犯名誉权为由把我所在的媒体告上法庭，并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抹黄”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与“抹黑”一起，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作为当事人，我开始了对“抹黄”这一命题的研究。经调查发现，媒体只要报道贪官的私生活，就有可能吃官司。因为私生活是个可以伸手放火，缩手不认的事情。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要写一部厚重的小说，反映媒体从业者的尴尬。

然而，当我以《抹黄》为书名义愤填膺地进行写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最高级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最低级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美好新世界的首长，问质疑者“野人”John。

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人们不愁吃穿。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

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



《小清新》
作者：韩浩月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季羨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要知道，季羨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项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抛出了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轻轻松松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

饶宗颐的“大猪说”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

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警醒那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吧。

作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一位老领导得知我因抹黄贪官而辞职后，安慰我说：“如今，抹黄无处不在，媒体抹黄的根源在于官场抹黄，你们做编辑的也难辨真假啊！”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官员有性功能障碍，机关里却风传他玩弄女性，他拿出医生的诊断书贴在办公楼里也平息不了风波。原因有二：一是诊断书真假难辨；二是性无能也可以玩弄女性，古代太监还可以妻妾成群呢！他百口难辩，只得提前退居二线。

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社会心理机制下，在“无官不贪，无官不色”的社会语境下，谁要想证明清白，那可真是比登天还难啊！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缺乏权力保护观念，一个人若犯了错误或是成为阶下囚，其他人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至于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就不重要了。一些媒体也不免受这种思想流弊的影响，报道贪官生活糜烂的文章往往经不起生活的拷问，甚至也为与贪官祸害人民的事相比，这点黑色幽默算得了什么。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

有了这个认识后，我决定改变原来的写作思路，由替媒体说话，申斥贪官，转为辩证地看待贪官，看待官场，给官场中人以言论支持。

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闹尾。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

在幸福药丸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John最终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摘自《第一财经周刊》刘瑜/文)

不要误读新加坡的“高薪养廉”

在我国官员学习和学者介绍的新加坡经验中，“高薪养廉”制度被尤为推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在赴新加坡考察后发现，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洁归结于“高薪养廉”是十分片面的。

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真正开始实行的。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早已解决了廉政问题。实施高薪政策，并不是用来“养廉”的，而是为了吸引人才。

新加坡推行的是精英政治。政府希望吸纳各界精英，主要对象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而让他们从政，意味着他们可能要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的年薪。这便是新加坡实施政策的大背景和主要原因。

新加坡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而不是养廉。学习新加坡的廉政经验，借鉴的是他们靠民主、靠法纪来保证廉政的做法，而不是整天把“高薪养廉”挂在嘴边。否则，说不定高薪养廉会演变成“高薪养贪”、“高薪养懒”。



《新闻往事》
作者：郑连根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李提摩太是美国著名传教士，他1870年来到中国。他对中国社会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有一条至今读来还感慨颇多。

在1887年，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对于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之所以觉得这段对话极其重要，因为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讲，这表现了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可是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波比一波急躁，一茬比一茬激烈。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时不我待的焦虑中迎来变革，一次又一次地在动荡不安中接受心理煎熬并丧失机遇。

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备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从前，一位大法官非常仰慕皇后的美貌，皇后那性感的嘴唇令他神魂颠倒，他做梦都想亲一亲那嘴唇。但他只是止于妄想，因为他知道，如果胆敢冒犯皇后，必定会被国王送上断头台。

这天，大法官忍不住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御医。御医笑了笑，神秘地说道：“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如果你……”大法官马上答应，如果他能够得偿所愿，他会付给御医一万金币。

御医秘密配制了一种令人发痒的药水，并买通了皇后的贴身侍女。这天晚上，那名贴身侍女趁皇后洗澡时把那种令人发痒的药水涂在了皇后的口红上。皇后准备去参加一个宴会，她洗完澡后就开始化妆。当她的嘴唇碰到口红时，马上就感到奇痒无比。

国王急忙召来御医。御医装模作样给皇后检查一番后，说：“陛下，皇后得了一种怪病，要想治好这种病……”说到这里，御医假装面露难色。

“快说。只要能免除皇后的痛苦，用什么方法朕都答应。”国王催促道。御医犹豫了一会儿，说道：“陛下，要想给皇后止痒，只有让一个人来亲皇后的嘴唇。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唾液就是止痒的良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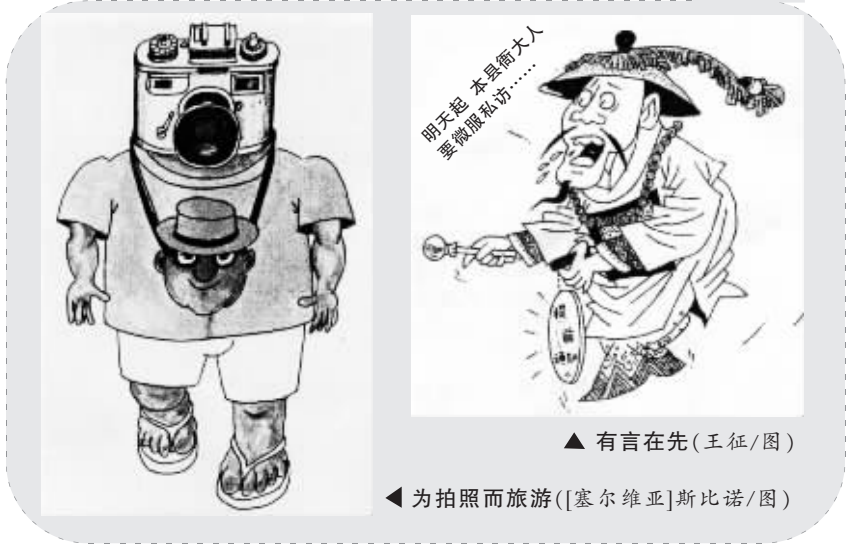
国王听了御医的话，皱起了眉头。但皇后痛苦的呻吟声与哀求的眼神令他不能再犹豫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说吧，这个人是谁？”

“大法官。”御医忍住笑答道。大法官马上被召进皇宫。事先，御医已经把解药给了大法官。大法官把药水含在嘴里，遵照国王的旨意，开始执行他那个做梦都想的美差。果然，大法官的嘴唇印在皇后的嘴唇上后，皇后马上就感到不痒了。

次日，御医就来大法官家索要报酬。“你开玩笑吧，我怎么会答应你这种事？”大法官笑道。他肯定御医不敢把他们之间的秘密说出去，就要赖了。御医却没有生气。他摇摇头就离开了。

不久之后的某个晚上，国王洗完澡穿上内裤，他的屁股感到奇痒难耐，仿佛有上万只蚂蚁在上面爬。于是，大法官立即被召进了皇宫……

(摘自《喜剧世界》第7期 鹿启帆/编译)



儿子上幼儿园时，幼儿园让我们填一张《家庭状况调查表》。当时我在单位开车，就在“家长职务”一栏里写下了“司机”两个字。于是，儿子的老师经常找我用车。我不敢慢待他们，每次都做到有求必应。

儿子上小学时，学校又让填这类表。当时我已被提拔为单位办公室主任，就如实作了填写。学校有了这张表，儿子的老师找我办事更多。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又是有求必应。

儿子上初中，学校还是要求我们填表。这时我已是副局长。妻子对我说：“你别在‘家长职务’栏如实填写了。你填的职务越好，他们越是来找你办事。”“那填什么职务呢？”妻子想了想说：“你就填个保洁员吧，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找你了。”为了减少麻烦，我就那样填了。自那以后，学校果真没找过我。

这天，我正夸妻子出的这个点子好，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你是李森的家长吗？我是他的老师，听说你干保洁员工作，快过年了不好找人，你能来我家擦擦窗户吗？绝对给钱的。”

(摘自《燕赵都市报》李青春/文)

中国式的爆笑求婚



1、好花插在牛粪上，谁说的？告诉我，我派兄弟砍他，别怕，嫁给我后我会罩着你的……哼，那个小子不想混了，居然敢说我老婆是牛粪。

2、我这个人啊，一向视金钱如粪土，嫁给我后，你生活上也不会有后顾之忧——我承包了城里十三座公共厕所，保证咱不愁吃不愁喝。

3、我是名校毕业生，动物解剖学专业博士，婚后咱俩自己创业，到菜市场开个卖猪肉的摊档，我砍肉，你收钱。

4、俺家养了一头母猪和一群猪娃，你要肯来俺家过日子，俺就把母猪卖了，一心一意跟你过。

5、别担心，跟着我你不会受穷，毕竟我是从事信托投资业的，入行都六年了，经验积累得足够丰富，只要你嫁给我，我把你我的生日加上结婚纪念日的数字买张彩票，保证能中特等奖一千万。

6、怎么？真的不愿意嫁给我？你想好哦，我可是七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呢……跟我还愁没好日子过？你真的要走了？好，不送……对了，借我一元钱坐公共汽车去，等我的股票解套后加倍还你。

(摘自《广州日报》6.2)

怨与爱

人很妙！我们后来怨的，常是最初爱的。东西没变环境变了；景色没变眼睛变了；别人没变自己变了。只是当我们怨的时候，如果能回头想想当初为什么选他、爱他、欣赏他，他如果依然是当初的那个他，就让我们用年轻时的眼睛，试着再看看吧！

长得像你就完了

逛街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小朋友。我看看老公，叹了一口气说：“以后要是生小孩，长得像你就完了！”老公愣了一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要是长得不像我，你就完了！”

概不退货

杂货店老板女儿出嫁。司仪把老板拉到新郎面前说：“您跟女婿说几句吧！”老板说：“我还是那句老话，‘货已出门，概不退换’。”

想起上届欧洲杯的一件真事儿

一哥们儿，在夜总会工作，一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就开了个包房看电视，正巧有个朋友来给他送东西，他非拖着朋友一起看球，还要求赌球，赛毕，朋友赢钱走人。小弟进来看大哥脸色不好又不敢笑，朋友骂：“没见过赌球输的么？”小弟说：“见过，但没见过赔重输的。”

密码

某市长被双规，家中保险柜打不开。专家说，此乃声控锁，密码八个字。办案人员轮流猜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天保佑，升官发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均不灵！无奈，市长至。他清清嗓子，用浓重乡音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门应声而开，满柜珠宝惊呆众人。

人生幸福的事

1、不用拼命竟然找到好工作。2、不用献身竟然遇到好导演。3、不用买房竟然娶到好媳妇。4、不用送礼竟然遇到好大夫。5、不用鉴定竟然有了亲儿子。6、不用行贿竟然得到好生意。7、不用装孙子竟然遇到好领导。

耽误你正常工作。”

王希微微一笑，慢悠悠地品着茶，说：“你甭管了，没事儿。”

聊了十分钟左右，王希看看墙上的石英钟，拿起电话拨过去：“胡局长，我认真地找了一遍，把存档的文件都找遍了，没有48号文件。您看是不是在别的科室？也许在别的领导那里？是不是需要我向市里

习惯性忽悠

阿强是大学生，暑假期间，闲着没事，到某局找在那里当办公室主任的表哥王希玩。王希给他倒上茶，两人聊天。这时，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起来。王希一看号码，拿起话筒，恭敬地笑着说：“胡局长，我是小王。”

“小王啊，你给我查一份文件，是去年市里的48号文件，你那里有没有？”

“是去年市里的48号文件？好的胡局长，我马上查。”切断电话，王希把身子舒服地往老板椅后背一靠，端起茶啜了一口，又和阿强闲聊起来。阿强很不安，催他：“表哥，您赶紧找文件吧，不用陪我，我是没事儿来找你闲玩儿，别

要一份？不用？啊，好吧，需要的话您告诉我。好的好的好的。”放下电话，王希看着满眼惊叹号、嘴巴张成了O形的表弟，说：“你怎么啦？”

“表哥，你……到底有没有文件？”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没有，还要等一会儿再打回去？”

“其实我早知道我这里没那个文件，但是，如果直接说没有，胡局长也许会觉得我不认真，甚至认为我应付他。我过一会儿回电话说没找到，就不一样啦，他会感觉我对他的吩咐很认真，干工作很扎实，老实可靠……”

(摘自《梅州日报》姜仲华/文)

喜剧

竟图



(本版图文除注明出处者外，选自《讽刺与幽默》、《杂文选刊》等)